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二等獎

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四年級 孫縹茗

經過這件事，我才明白到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」的道理。
試撰文一篇，記述事件經過，並抒發體會。

我們總以為自己站在善惡的彼岸，隔岸觀火。殊不知，每一次滑動的指尖落下，都已讓無形的浪潮漫過腳踝。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過去的我將這句話供奉在古籍的殿堂，視為先賢留給後代的道德箴言，與我這個穿梭於碎片資訊間的靈魂無關。直到那場網絡風暴將同窗捲入漩渦，我才在真相與謊言的縫隙裏，讀懂了這句話在算法時代最沉重的重量——原來，「看見」本身就已是一場對靈魂的試煉，而看見後的作答，更是關乎修養的必修課。

那是一個週末深夜，同學允行被一則匿名爆料推上了風口浪尖。有人截取了他聊天記錄的片段，以剪裁過的「事實」指控他「霸凌同學」、「品行不端」。那些精心設計的標題如同星火墜入乾草垛，瞬間點燃了整個校園群組。我滑動著屏幕，看著評論以幾何倍數增長，「這種人憑甚麼留在學校？」「必須公開道歉！」「原來他平時的溫



和都是偽裝！」——憤怒具有傳染性，而我未曾接種理性的疫苗。我跟著點讚、轉發，在評論區敲下「真的太過分了」，指尖的每一次落下，都讓我有一種站在了正義雲端的錯覺。

我甚至與友人在課間高談闊論，模仿網上的語氣嘲諷允行，全然忽略了他縮在課室角落的身影——他埋頭寫作業，肩膀卻抑制不住微微顫抖。那顫抖如此輕微，輕微到被我們的喧囂輕易蓋過。

三天後，完整的聊天記錄浮出水面。原來是有人刻意截去前因，允行當時正在勸解爭執的同學，所謂「霸凌」不過是惡意的錯位剪輯。真相大白的那一刻，那些義憤填膺的評論如潮水般退去，高喊「抵制」的人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留下允行的名字，像一道未癒合的傷口，仍懸掛在熱搜上承擔莫須有的罪名。

我翻看著自己曾經轉發的貼文，指尖驟然冰涼。

我看見的「不賢」從來不是允行，而是那些蓄意操弄真相的人，更是那個不加以求證便隨波逐流的自己。我曾以正義之名行盲從之事，在眾聲喧囂中弄丟了自省的標尺。這時我才懂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從來不是指責他人的藉口，而是一面經歷了千年淬煉的銅鏡——當我看見網絡的偏執與暴戾，最先要照見的，是自己是否也在不知不覺間，成了這份偏執與暴戾的幫兇。在這個快節奏、情緒化的時代，流



言蜚語如滔滔駭浪，想要維持一份不跟風的清醒，比盲目憤怒要難得多。看破流言時的沉默，是修養，也是自我保全的定力。而遇見不公時的吶喊，便是擔當。

在這場混亂中，我也終於看見了「賢」的模樣。同學思賢從未跟風轉發，她只在群組裏留下了一段話：「我們不知道完整的事實，請先不要下判斷，給當事人一些喘息的空間。」她私下找到允行，陪他整理被刪除的證據，甚至聯繫老師說明情況。她沒有振臂高呼，沒有陰陽怪氣，只是用沉默的堅持和溫柔的行動，在眾聲喧囂中劃出一片清醒的淨土。她讓我明白，真正的發聲，不是莽撞地捲入洪流，而是在集體失智的關頭，做那塊不被沖走的石頭。左手握住沉默的金，以其內省的厚度在信息交織間穩住心神；右手執起發聲的劍，只在真相被掩蓋的緊要關頭，銳不可當的出鞘。

這件事像一記重錘，擊碎了我對「正義」的淺薄幻覺。在這個資訊氾濫、情緒先行的時代，我們每日與無數的「賢」與「不賢」擦肩而過。有人堅守理性如錨定風浪；有人隨波逐流如無根浮萍；有人以包容縫合撕裂；有人以惡語加深裂痕。《論語》的這句話之所以穿越千年塵埃仍擲地有聲，正是因為它給了我們最樸素的救贖之道。



從此，每當我看見勁爆標題、偏激言論，我學會在指尖落下前稍作停頓，等一等遲到的真相，想一想無形的後果——因為我終於懂得，真正的「見賢思齊」，是在資訊洪流中守住良知的錨；真正的「內自省」，是在眾聲喧嘩裏，選擇做一個清醒又溫柔的人。在這個信口開河的時代，既不做永遠沉默的看客，也不做永遠喧囂的盲從者。在無關痛癢的流言蜚語中，修煉沉默的厚度；在觸及底線的不公不義前，迸發聲音的銳度。左手握金，守住不跟風的清醒；右手執劍，扛起敢發聲的脊梁。

評語：緊扣現代網絡暴力議題，反思「看見」後的盲從，提倡在信息洪流中守住良知之錨。